



从玩灯到灯戏，解锁“天下第一团”的欢乐密码

## 寻“灯”记

□李玮

日前公布的2025年第一季度“中国好人”候选人中，梁平的梁山灯戏第五代传承人阙太纯成功入选。六十载坚守，阙太纯以赤诚热爱，让梁山灯戏这门古老艺术重焕光彩。

“梁山灯戏里真有‘灯’吗？”“戏班为何称作‘灯班’？”“梁山灯戏剧团为何被称为‘天下第一团’？”带着这些疑问，笔者走进了梁山灯戏的世界，解锁“灯”的密码，探寻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

作者与阙太纯(右)交流



梁山灯戏第四代传承人阙德芳与儿子阙太纯、女婿唐祚义(梁山灯戏区级传承人)合影



梁山灯戏《送京妹》剧照



梁山灯戏演出剧照

## 1 被称为“戏灯的老祖宗”

阙太纯一家三代深耕梁山灯戏，其父阙德芳，在川东地区以“阙花脸”之名远近闻名，深受观众喜爱。在家庭熏陶下，阙太纯6岁便踏上传承之路，将梁山灯戏不断发扬光大。

作为稀世剧种，梁山灯戏因梁平旧称梁山而得，在当地有着“端公调”“包头戏”“胖筒筒调”等亲切称谓，外地人则统称其为“梁山调”。据《万县地区文化艺术志》记载：“灯”兴于汉室，盛于唐都，宋代时民间普遍举办灯会。而梁山灯戏的起源，要追溯到明清时期。明正德年间(1506~1521年)，它从梁山民间的玩灯和秧歌戏中孕育而生。

“玩灯”是元宵佳节时，人们以扎制的各式彩灯为载体的休闲娱乐活动，伴有欢快的民间歌舞表演。嘉庆十三年(1808年)《梁平县志》记载：“上元张灯，办龙狮人物，各种鼓乐，喧阗达旦，灯所过处，皆助以流星爆竹，亦有以烛赠者。庶士嬉游，会饮行乐，大约数日之间，火树烟花，在在映带。”其中，“办龙狮人物”与“张灯”“鼓乐喧阗达旦”“流星爆竹”“火树烟花”“嬉游会饮行乐”一样，都是上元活动的重要内容。彼时上元张灯的灯种类丰富，有龙灯、车灯、春牛灯、马灯、彩莲灯等。

梁平盛产水稻，薅秧季节，薅秧锣鼓伴随“吼龙”声响彻田野。农民在劳作间隙，自娱自乐以薅秧歌演人物故事，唱起了秧歌。农民搬用薅秧歌唱秧歌戏，其骨干腔调正是梁山灯戏胖筒筒·灯弦腔的原胚。此后，梁山灯戏汲取“玩灯”的舞蹈灵动与欢快氛围，融合“秧歌戏”的音乐旋律和说唱叙事，

逐渐铸就了独有的戏剧特色。

到清代中期，梁山灯戏迎来蓬勃发展期。每逢节日盛会，人们纷纷筑台竞演，影响力逐渐向县外、省外蔓延。《四川省文化艺术志》记载：“梁山灯戏是最早的四川灯戏，被称为‘戏灯的老祖宗’。”《万县地区文化艺术志》记载，它虽与川剧的灯戏有较长渊源，但在川剧之前早已形成……以川东梁山调为代表的戏曲声腔，形成了一个自南岭到秦岭，峨眉至武夷山纵横几十万平方公里，跨越影响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闽西、粤北等11个省区数百个县，渗透几十个戏曲剧种的“梁山调控系”。梁山调影响之广，在地方戏曲声腔中首屈一指。

## 2 诙谐幽默的“安灯儿逸”

在梁平本地，“灯”与“扮灯”被视为“好耍”“开玩笑”，是充满轻松愉悦氛围的娱乐活动。

四川方言里，“安灯儿逸”是表达快乐、舒畅的意思。这种诙谐表述，源自观看灯戏时收获的审美快感。在农耕社会，物资匮乏，能在灯光下观赏戏曲艺术，瞧着五彩戏服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听着欢快的锣鼓节奏，人们自然感到“安灯儿逸”。

“灯儿”一词在四川方言中衍生出诸多妙趣横生的含义。“搞灯儿”带有四川人特有的幽默，“搞啥子灯儿”意即“干什么”“要什么把戏”，常被用于质问对方行为意图；“灯儿哪档的”形容人得意忘形，其中“灯儿”与“档”模拟戏曲锣鼓声；“搞些空灯儿”则表示做毫无实际意义或收益之事。有趣的是，“灯”与“丁”谐音，蕴含人丁兴旺之意。川东方言中，“灯”与“丁”发音相近，这一特点被巧妙融入灯戏创作中。民间甚至流传着“观灯戏，生贵子”的习俗，妇女观戏时触摸灯笼，期望沾得“灯(丁)”气，以求早生贵子。

梁山灯戏的“灯”，与民间信仰深度融合，呈现出巫傩文化与佛道仪轨相互融合的独特景象。《梁平县志》记载：“梁山灯戏源于古代巫师酬神的歌舞。”早期灯戏与“庆坛”“跳端公”等巫傩仪式紧密相连，常演的端公戏剧目丰富多样，如《二郎扫邪》《土地勾魂》《七星童子》《打草降孽》等。

道教的“灯仪”也对灯戏舞台产生影响。信众期望“点灯”能获得神灵庇佑，消除灾厄，延年益寿。演出结尾常

以“长明灯”收场，寓意“灯火不灭，福泽长存”，形成独特的仪式化审美体验。

梁平双桂堂作为西南地区禅宗祖庭，其佛教文化深深渗透到灯戏之中。史料记载，清代中期梁山三十一场都有庙宇，百姓将其作为梁山灯戏表演的舞台，在无形之中将佛教文化普及到寻常百姓之中。

“灯儿”与梁山灯戏中的癫子锣鼓打击乐紧密相关。“马锣儿”的敲击声“镲儿”与“灯儿”同音，常用于渲染快乐热闹的场面和气氛。癫子锣鼓是梁平地区流传的一种民间器乐，这种锣鼓不仅在灯戏中起到烘托气氛的重要作用，在宗教仪式中也扮演关键角色，为活动增添神秘色彩。梁平癫子于锣鼓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## 3 灯影下的乡村烟火人生

《艺苑奇葩——梁山灯戏》一书提到，梁山灯戏自清朝早期形成后，一度极为兴盛。尤其在山乡农村，逢年过节，或农家操办婚娶、生辰、寿宴之时，请来灯班表演，能让亲戚朋友皆大欢喜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灯光亮起，梁山灯戏便在灯影摇曳中正式开场。演员们的动作设计巧妙地模拟灯火的动态，形成“人似灯舞”的独特韵律。据《四川省志·文化艺术志》记载，灯戏表演的基本角色为一丑一旦。表演过程中，演员们载歌载舞，身段动作幅度较大，充满活力跳跃之感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民间特色。丑角的“矮子步”，恰似烛光跳动般灵动；旦角的“云手”，犹如灯影流转般轻盈，生动地展现出灯火的灵动之美，营造出活泼欢快的氛围，使观众仿佛置身于灯火辉煌的节庆现场。

唱腔方面，梁山灯戏除了灯弦腔、神歌腔外还汲取了民间小调明快的节奏，以锣鼓作为主要伴奏乐器，模拟灯火节庆时的喧闹氛围。它的唱腔与川剧高腔不同，更贴近百姓生活，充满烟火气。特别是那“镲儿镲儿”的锣鼓声，仿若灯火跳动的节奏，为表演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

在梁山灯戏剧目中，“灯”的意象贯穿始终。这些灯光，不仅照亮了舞台，更触动了观众的心灵，让人们在欢笑与

感动中体会到生活的酸甜苦辣。梁山灯戏剧目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与乡土风情，喜剧占比高，以《滚灯》为例，通过夸张的动作制造出大量笑料，充分彰显出“灯戏不登大雅，专逗百姓乐”的民间立场，深受观众喜爱。

阙太纯介绍，旧时乡村晚宴结束后，灯班在院坝搭建简易台子，“扮灯”锣鼓敲响，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演出常常通宵达旦。这种习俗不仅为各类庆祝活动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，更体现出梁山灯戏在民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

## 4 “天下第一团”传承与新生

在梁山灯戏的世界里，梁山灯戏剧团在其传承与发展进程中，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。

1992年，梁山灯戏剧团赴福建泉州，参加全国优秀剧目展演。剧团凭借精湛绝伦的表演，从众多参演团体中脱颖而出，一举荣获“天下第一团”的称号，这无疑是对其艺术水准的高度认可，也彰显了梁山灯戏深远的影响力。

2006年，梁山灯戏成功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这为其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。地方政府迅速行动起来，致力于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如今，梁山灯戏已成为梁平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，而“灯”更是一跃成为梁平文旅IP的核心元素。当地举办的灯戏剧本大赛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众多戏剧爱好者踊跃参与。灯戏演出大赛则吸引了大量游客纷至沓来，游客们在欣赏精彩灯戏的同时，还能参与丰富多彩的民俗游园等活动。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深度融合，让梁山灯戏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梁山灯戏的“灯”，从历史深处那节庆时的灯火辉煌，到非遗舞台上作为文化符号的庄重展示，“灯”始终如一地照亮着百姓生活，默默承载着他们的悲欢喜乐与殷切期望。这一盏“灯”，不仅点亮了梁平的夜晚，更深深扎根于巴渝文化的肌理之中，成为中华传统艺术星河中一颗耀眼的明星。

(作者系梁平灯戏第六代传承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梁山灯戏《本色》剧照